

叶赫那拉

五界

正说光绪皇后
末代皇太后眼中的晚清历史

YEHE NARA | 5dom

人偶师·窃书女子 著

作家出版社

叶赫那拉

YEHE NARA

急语

十七号

二)

年祭

作家出版社

窃书女子二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叶赫那拉/窃书女子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6. 1
ISBN 7-5063-3535-2

I. 叶… II. 窃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50869 号

叶赫那拉

作者: 窃书女子

责任编辑: 启 天

装帧设计: 剪刀工间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京北制版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180 千

印张: 8.2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-20000

版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535-2

定价: 20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有的时候，静芬会做一个重复的梦。

她梦见自己回到了盛京的故宫，本来径直要到清宁宫去，可是谁知道哪里弯错了弯儿，竟转到了凤凰楼的前面。那里蹲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，正用一根手指粗的树枝挖着凤凰楼边的土地。

静芬想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，居然在太祖皇帝的故宫里这样放肆？然而见这女孩如此自得其乐地挖掘，她又不忍心去喝止，只站在一边默默地看。然后她听见阵脚步急匆匆划过她的身侧，有个女人说道：“小格格，你做什么呢？”那个女孩回头笑了笑，把树枝朝静芬丢了过来。

静芬一愣，连忙伸手去接——还好抢得及时，树枝没砸到她脸上。然而，再找那女孩的时候，女孩已经不见了。

静芬跟着也就醒了过来——哪里是在盛京呢？她是身在紫禁城，黑夜，像一只潜伏的猛兽，而她已经是被吞进腹中了。



上篇 · 钟粹宫

她是在光绪十四年选进的宫。

那一次选秀并不像她小时候所听说的一般，亲贵的小姐争妍斗奇，都要飞上枝头变凤凰；相反的，她闺阁那些才艺兼备的女伴们一个个或者病了，或者匆匆嫁人了，或者莫名其妙地消失了，都不在选秀的名单上，再余下的，才初选就被撂了牌子。

她问额娘说，这是怎么了。额娘搂着她哭，说：“女儿，你若不是我家的人，娘也真想把你藏起来。”

而她阿玛却道：“什么没见识的话！别家的丫头怎及我桂祥的女儿？万岁爷和静芬是表姐弟，太后是静芬的亲姑妈——静芬生来就是要做皇后的！”

做皇后？静芬不明白。

她家三姐妹中，大姐嫁了镇国公载泽，三妹被指婚嫁予孚郡王的嗣子贝勒载澍，她却因为既不漂亮又少威仪，到了十九岁，还无人问津。

能安安稳稳出嫁已是谢天谢地了，若说做皇后，那就真是笑话了。她还能记得小时候去给万岁爷伴读，战战兢兢，不敢多说一个字，不敢多走一步路，气得万岁爷直骂：“木头！木头！”

书里不是讲，婚姻大事除却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还须双方情投意合吗？即使有姑妈老佛爷撑腰，万岁爷又怎会看上她静芬这样



的木头？

到了选秀那天，她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——她只是来作陪的：且看那德馨家的鸾、凤二姐妹，明艳照人；传叙家的瑾、珍姐妹，一个是有名的端庄贤淑，另一个又是骨子里透出甜美伶俐。哪一个是她静芬能比的呢？

她木讷地站在队伍的最左边。

姑妈老佛爷在榻上慢条斯理地说，这里有玉如意一柄，荷包两只，选上皇后的，就送玉如意，剩下两个缺，给荷包，立嫔。

年轻的光绪皇帝既羞赧又兴奋，但还是不忘规矩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万事还须亲爸爸做主。”

慈禧懒洋洋地歪坐着，说道：“后妃的选择关系着大清的国脉民命，关系着皇帝的终身幸福，谁堪母仪天下，皇帝自己选择吧。”

这时候，光绪才不再推辞了，擎着那柄玉如意直奔德馨家的凤姐而去。

静芬在心里轻轻地笑。

可是，蓦地仿佛晴空一声霹雳，听慈禧喝道：“皇帝！”

光绪吓得一愣，伸出去的玉如意又缩了回来，回头怔怔地看了“亲爸爸”一眼。

静芬注意到，懒洋洋的老佛爷，眼睛里都是厉色。

她打了个寒战。光绪也颤了颤，悻悻地朝队伍左面移，来到了瑾、珍姐妹面前。

他的玉如意又要送出，瑾姐儿的脸羞得嫣红，珍姐儿的明眸却愈加善睐。

然而，榻上懒洋洋的慈禧却号啕大哭了起来，道：“皇帝，你要慎重——这事情都办不好，怎么治理国家？你太叫人失望了！”

光绪这次不是愣住了，而是定住了，手和玉如意都悬在半空。他缓缓地偏过头去，抬起了目光——静芬觉得这一眼，仿佛一把钝



刀划开了自己的脸。她几乎站不住了。而光绪鼻子里哼出了一声冷笑，将玉如意像鞭子一样挥了出去，狠狠砸到了静芬怀里。

静芬吓坏了，接也忘了接，一任那如意直坠了下去，“啪”地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她这才扑通跪下，手忙脚乱地拾着满地碎片，哭着道：“奴才该死，求万岁爷饶命……求老祖宗饶命！”

光绪理也没有理她，暗暗动了动脚，将一块碎玉踢飞。

而榻上的慈禧破涕为笑，道：“好，今儿皇帝总算是选了位好皇后——这两个荷包就赏给传叙家的两位格格吧，我看着她们挺心疼的。”

侍立一边的李莲英忙不迭地答应着：“喳——”颠颠儿捧着荷包就下来赏赐。慈禧身边的荣寿大公主即骂道：“不长进的奴才，还不先把皇后扶起来？”

静芬还在哭呢，想自己一辈子也捡不齐这碎片了。而李莲英就在这时跪在了她的身边，尖声尖气道：“奴才小李子，给皇后娘娘道喜了！”

光绪十四年冬十月癸未，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：皇帝绍寅丕基，春秋日富，允宜择贤作配，襄理宫闱，以协坤仪而辅君德。兹选得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，端庄贤淑，着立为皇后。

整个朝野没有震动——这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。

可是静芬震惊了，神情恍惚，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在鼓乐声中到了家中，又如何接受了家人的长跪迎接——还有印象，临走，姑妈老佛爷拉着她的手说：“以后就你和姑妈做伴，你放心，姑妈不会亏待你。”

而她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，待家人洒扫正室，迎她入住，她开始梦见盛京的宫殿。



“小格格，你在做什么呢？”那看不见的女人一遍一遍地问。

是啊，在做什么呢？静芬惊醒，浑身冷汗——怎么就选了她呢？她怎么能当皇后呢？谁来阻止这件事情？

然而额娘只会哭，阿玛只顾请客，家里内有宫女，外有侍卫，亲党上门，稽查甚严——除非天……

十四年十二月癸巳深夜，迎娶皇后所必经的太和门失火。太和门、贞度门、昭德门毁于一旦。

这样宏伟的宫殿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是万万造不出的——本来勘估议价、纠工集材就得好几个月的光景，何况年来又是修铁路又是建清漪园，还要办海军，一时间哪里来那么多的银子盖宫殿？

静芬默默地向老天祈祷——祈祷奏请节俭的折子雪片一样飞来，祈祷市井间流传起新后不祥的蜚语。

不过，这北京城里，她的姑妈老佛爷慈禧才是天。

一应折子——清漪园的、铁路的、海军的，全部压下；太和门的“天怒”以搭棚匠、裱糊匠、扎彩匠的“天功”来弥补——朽木腐土之外，雕梁画栋，足以乱真，号称花费一千万两银子，连举子也提早进京凑个热闹。

于是光绪十五年己丑春正月癸酉，大婚如期进行。

迎亲的仪仗从朝阳门内大街一直排到了东四牌楼，紫禁城宫殿监督领侍佟禄持节，乾清宫总官禹禄捧册，关防营总管冯国泰捧宝，静芬跪迎。

听宣，受册，受宝。静芬在黄绫拜褥上瑟瑟，直想跳起来逃跑，可心慌脚软，朝服沉重，动弹不得。等到终于鼓起勇气，礼已成。

然后节授还正使，金册金宝置龙亭内，钟乐齐鸣，爆竹声震天。

上了鸾舆，太监把门推紧，她听见清脆的“喀嚓”一声响，一把小巧却坚固的金锁把她和她闺阁的平淡岁月永远隔绝了。

过东单牌楼，出崇文门往西，马乐队、细乐队、南方乐队，几



个班子轮流地吹打，也不知究竟走了多少时辰，鼓乐稍稍轻缓了些，就预示着是进了皇城了。过端门、午门、太和门，在丹墀上歇下，等着新郎官儿射三支辟邪的桃木箭。

静芬听着“嗖嗖嗖”，然后在血红的昏暗里检视自己的胸口——若是光绪的箭法差一些，将她杀死了该有多好！然后她又意识到，这桃木箭是没有箭镞的，这当儿即便求死也不能。

金锁又喀嚓一声地打开，静芬支撑着千钧重的头饰被好几位宫女几乎是拖拽了出来。隔着面前白花花的璎珞珠串，她看见明黄色的身影被引到自己的上首并肩站好——这是光绪了，瞧不见面目，只有吉服上的金龙在飞舞。

许多人影撮弄着他们，走上殿，三跪九叩，谢天地，再三跪九叩，谢祖宗，然后本该是夫妻交拜了，他们却被带到西隅的一张盘龙椅前——慈禧正默默地坐在其上，静芬除了五光十色的礼服之外什么也望不分明，已经被揪下了头去。

“皇上和皇后谢老佛爷主婚的恩典。”一个声音尖细地说。是李莲英。

慈禧望着他们笑了笑，道：“还有这许多麻烦的？快叫他们成了礼，别耽误。”

李莲英答：“喳。”

话音落下，静芬又被人转过了身子来，和光绪面对面。璎珞一晃，好像可看见皇帝的脸了，她赶忙低头——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礼成了，有人给递过一双绞在一处的红绿绸，一头交在光绪的手里，另一头塞在静芬的手中，带入新房。

按理，他们要经过乾清宫内庭，换轿，于钟粹宫歇息片刻，再抬入坤宁宫。可是，才一走出慈禧的视线，忽听人唤道：“万岁爷，上哪里去？”静芬还不及反应过来，只见喜洋洋的红绿绸像死蛇一般透迤在地，那头拴着的她的丈夫已经不知去向。



她愣了愣，喉咙口仿佛被什么堵着似的，失了举措。

喜烛和灯笼纷乱地晃动：怎么办？快禀告老佛爷去！快把万岁爷拉回来……又有人对静芬道：“皇后娘娘，请先跟奴才这边走。”静芬便如木偶一般到了坤宁宫。

她任由众人摆布——肃亲王福晋、礼亲王福晋、豫亲王福晋、怡亲王福晋给她梳起双凤髻，簪上如意钗，换上同和袍——边梳，这四位还边窃窃议论：过往穆宗皇帝大婚，给皇后梳妆的惇王、恭王、醇王三位福晋，一个寡居，一个弃世，一个避嫌不来，如今旧不如新——言下之意，从前的都已过气了，现在该谁得着老佛爷的宠爱，且看奉迎命妇就知。

只是这些话，听在静芬的耳朵里，简直是生离死别的况味——想想选秀当日的情形，她连“旧”也算不上！而皇帝又这样半途弃她而去，她打跨进这宫门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“过气”了。

四命妇又把宝瓶塞进她的怀里，告诉她，这里有一双万年青——百年长寿，一对黑枣——伉俪和谐；两只莲子——称心如意；两件青果——健康快乐；最后是两枚龙眼——早生贵子。她们用红色的贡缎扎紧瓶口，表示一切的妖魔都不能侵害。

静芬默默地看着：原来人一生的幸福就只有这么微不足道的一瓶，她要好好抱住了，不能出差错。然而又有什么用呢？皇帝啊，皇帝是看不上她的。

正这样想的时候，只听外面礼乐奏起，太监唱说：“万岁爷驾到！”一阵纷乱的脚步声踏碎静芬的呼吸——他怎么，又回来了？难道……四命妇慌忙帮她做了最后的收拾，把盖头替她遮上。

光绪就进来了，毫不客气，将大红缎绣龙凤双喜盖头“呼啦”揭开。

静芬没敢抬头看，而她知道，光绪也没在看她。

一片道喜声，道喜声止。



一曲《交祝歌》，《交祝歌》完。

一场合卺宴，合卺宴罢。

一樽交杯酒，静芬没敢喝——万岁爷没喝。

一碟子孙饽饽，静芬还没拿到手，已经被光绪砸在了地上。

像当初踢走碎玉一样，皇帝飞起一脚。

静芬瑟缩着，躲向床里。命妇们一声不敢吭地跪安出去。

光绪冷笑一声，往床上一坐，蹬飞了自己的两只靴子，扑落扑落，砸在门口太监宫女的身上。

静芬不知如何是好，就听光绪骂道：“你们这些奴才，以为跟了她，就是跟定了皇后吗？你们谁再敢到皇爸爸面前搬弄是非，朕就要了他的脑袋！”说罢，往床里一倒，再也没有半句话。

静芬的喘息又短又急，只有这样才能阻止自己的哭泣——大喜的日子是不能哭的，否则老佛爷会挂不住面子的——可是她的心里就是苦啊——她是长得不好看，她是没有什么学问，但是，她也没想做这个皇后啊！



眼泪还是忍不住掉了下来。太监和宫女稀里哗啦跪倒了一片。

“奴才该死！奴才该死！”他们都叨念。

唉，你们不该死，不是你们的错，你们走吧，我很好……静芬说，我很好，一会儿就好了，一会儿就好了……

一会儿就好了。

光绪在坤宁宫住了三天，一个时辰也没有多留，仿佛逃离牢笼一般，回他的养心殿去了。

静芬也如释重负，不必在每个夜里警醒着，以防一翻身碰到了皇上，惹他一通恼火；也不必在每个白天风声鹤唳，听到皇上的动静就远远躲开，省得他又摔杯砸碗。

她心里有一些不明白——哪怕她就这样不讨人喜欢呢，皇上又

何至于恨她如斯？

不过，她也不想去弄明白——皇上的喜怒哀乐，哪是她能管的？既然皇上不喜欢她，今后必不会来找她，那她也就不会再惹得皇上发怒了。

心情就稍稍好了一点儿，让小太监领着，上储秀宫给慈禧请安。

慈禧依旧是当日选秀时懒洋洋的神情——这几日静芬和光绪貌合神离地来请安，她也都是这个神情。只不过，这一回，没有光绪在跟前，眼睛里的厉色少了些许，多了几分“亲爸爸”的慈祥。

“皇后来啦？”她用小指的长指甲挑了点鱼食撒进那硕大的玻璃鱼缸里，五彩斑斓的鱼争先恐后臣服在她的恩泽下。

“皇太后吉祥。”静芬老老实实在地回道，“奴才给皇太后请安。”

“罢了罢了！”慈禧摆了摆手，让李莲英把鱼食缸子捧走，自己朝静芬走了两步，示意静芬搀着自己。

静芬傻傻的，不知其意图，直到身边的小太监叫了声：“皇后！”她才恍然醒悟，赶忙双手托着慈禧的手肘，陪着她缓缓而行。

慈禧幽幽地说道：“我呢，是你的姑妈，也是皇帝的姨妈——皇帝管我叫亲爸爸，你也管我叫亲爸爸，这样才显得你们小两口恩爱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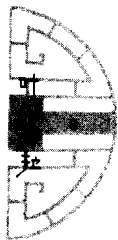
静芬一句不敢答，低头只是走路：倘若叫老佛爷知道她和皇帝不恩爱，甚至皇帝讨厌她，那她会怎样？当时皇帝不是说过一句：“以为跟了她，就是跟定了皇后吗？”那是在大婚的当晚，就起了废她的意思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慈禧满眼厉色，“你和皇帝怎么了？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……”静芬慌乱地撒谎道，“万岁爷怪忙的，奴才不敢去烦他。”

慈禧道：“是吗？你别是心好替他遮掩吧？他没上景仁宫去？”

景仁宫？静芬闻所未闻，景仁宫里是谁呀？



“皇后！”慈禧厉声一喝。

静芬吓得差点儿摔倒：“奴才……奴才在……”

“抬起头来，看着我！”慈禧吩咐。

静芬不敢不听。

慈禧就盯着她的脸看了半天，牵动嘴角笑了笑，道：“你知道吗皇后，你姑妈我呀，最不喜欢人家在我面前低着头了。从前有个小太监，就是站班儿老低头，被我拉出去，乱棍打死了！”

静芬两腿禁不住直哆嗦，声音也打了颤：“奴才……奴才记住了，以后不敢了。”

慈禧“嘿”地笑出了声，伸手在静芬的胳膊上拍了拍，道：“奴才什么呀！不是才说了，我是你的亲爸爸，你是我的好侄女。我乱棍打死小太监，还能打你不成？”

“是……亲爸爸……”静芬小声应着，心里却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从前亲贵女眷中常流传的一番话来——据说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，因为和同治皇帝说了几句气话，慈禧听到后，大发雷霆，要把皇后廷杖伺候，同治帝被当场吓晕了过去，引发了“痘内陷”，便驾崩了——亲儿媳尚能打，何况侄媳妇呢？除非还真是念在亲侄女的份儿上？

“你放心！”慈禧在暖阁的炕上坐下了，拉静芬坐在她的身边，“这宫里，你是姓叶赫那拉的，我也是姓叶赫那拉的，谁还能好过咱们去？咱们是一家人呢，一条心的。”

静芬唯唯应着，不敢有半句其他。

慈禧又道：“其实皇帝也不忙，只要你有心，总是能和他亲近亲近的。你们亲近了，他有什么话，就会跟你说——我心里最疼他了，可他脾气拗，什么也不肯告诉我。话藏在心里，不好——你明白不？”

静芬想要摇头，但是慈禧的目光盯得她脖子发直，只好点了点头。



慈禧笑道：“好，这才是我们叶赫那拉家的好姑娘，大清朝的好皇后——你可不输给景仁宫的黄毛丫头！”

景仁宫，景仁宫。

静芬不想注意这个，可是，出了储秀宫，这“景仁宫”三个字，就好像她夜里的怪梦一样，纠缠不休。

她忍不住问身边的太监道：“这景仁宫主子，是谁？”

那太监回答道：“回皇后娘娘的话，景仁宫是珍主儿，选秀一结束，就和瑾主儿进宫伺候了。”

哦，是她。静芬想起那俏丽无双的脸，聪颖灵活的目，倔强活泼的嘴——是她，传叙家的珍姐儿。

“皇后娘娘要见珍主儿？”太监揣度着问。

“不，不见。”静芬连忙摇头——其实进宫以来，并不是没见过珍嫔，妃嫔朝贺皇后的时候，她都见过了，只是，当时慌得跟什么似的，全没在意。

太监愣了愣，立刻揣摩出其他的意思来，说道：“主子不见她，是应该的。像她那样成天黏糊着万岁爷的狐媚子，主子非但不能给她好脸色看，还该去老佛爷面前好好告她的状——主子您不知道吧，大婚那晚上，万岁爷还想翻她的牌子呢，被老佛爷知道了，狠狠教训了她一顿，连万岁爷也挨了训。可见主子您在老佛爷心里的地位，那是无人能及啊！”

静芬心里的什么地方闪了个火花——大婚那晚，原来皇帝突然跑走，就是去见珍嫔？后来也是为了这事发脾气吗？

太监接着说道：“奴才对主子是一片忠心——主子，万岁爷那件逾矩的事儿，就是奴才向老佛爷禀报的。奴才可不能让景仁宫的……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静芬忽然问道。



“奴才——”那太监大喜，“奴才张兰德，听皇后娘娘差遣！”

“张兰德……”静芬很想说“你从此别再进我的门”，但是她没敢，沉默了良久，道：“张兰德，你叫他们抬我去花园散散心吧，钟粹宫太闷了。”

“喳。”

二月初的御花园，不见得就比钟粹宫好。树木都光秃秃的，石头好像黑夜一般凉。

静芬百无聊赖地在冷风里闲逛着，暗想自己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圈圈里打转，转到死为止。

小格格，你做什么呢！

那个声音又响在她的耳边——是啊，她在做什么呢？她在做皇后啊！

也不知转了多久，突然听到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。如从梦中醒来，她循声望去，见有几个宫女太监正拍手而笑，中间围着一个明黄色袍子的，仿佛正是光绪皇帝。

静芬慌了神，拔脚就走。

张兰德跟在后面叫道：“主子，上哪儿去？当心啊！”

静芬只是不听，夺路而逃，根本看不清前面有人过来了，砰的一头撞了上去。

那人被撞得一个趔趄，随即骂道：“怎么走路的，可恶！”正是光绪的声音。

静芬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扑通跌坐在地上，连连磕头道：“皇上……万岁爷……臣妾……奴才……”

光绪很是不耐烦，道：“话都说不出一句整的——亏你还是皇后！”

静芬跪着不敢言语。



身边就呼啦一下晃过了那明黄色的袍子，一个甜甜的声音道：“万岁爷，皇后也只是无心的，您何必发那么大的火？”接着，这人又跪了下来，扶了静芬道：“娘娘，天冷石凉，小心跪坏了筋骨。万岁爷也不是量小的人。”

静芬瞧着这人，分明就是方才自己看着仿佛皇上的那一个，穿袍戴冠，只是鬓角露出几绺青丝来，勾勒出圆润丰满的脸庞，衬托出宜嗔宜喜的妙目——是她，珍姐儿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静芬诧异地瞪着这大逆不道的僭越之举，“你……”

“奴才和皇上在这儿照相呢！”珍嫔笑着解释道，“皇上说，奴才扮男装好看，奴才只好遵旨扮了，娘娘您看如何？”

如何？可害死我了！静芬想。可她嘴里低声说：“很好。很好。”

“真的？”珍嫔咯咯笑了起来，“娘娘您不晓得，皇上方才还说，他要穿奴才的衣服来照几张呢，您说皇上要是扮成了女装，会不会是满洲第一美人儿？”

光绪羞得大声喝道：“珍儿！”

珍嫔抿着嘴一笑，道：“行了万岁爷，您还真的不赐娘娘和奴才平身了吗？再这样跪下去，都要得风湿了。”说着，也不等光绪开口，径自把静芬扶了起来，道，“娘娘，您也一起来照两张，如何？”

静芬感觉光绪的两道目光满是厌恶，都刺在她的头上呢，哪里敢答应，连连摇头。

张兰德也在旁边道：“主子，不能照——这洋人的玩意儿，照了就把魂都照进去了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珍嫔噘着嘴反驳，“我照了这么多回，万岁爷也照了这么多回，难道魂都丢了吗？你红口白牙的，胆敢诅咒主子？”

“奴才不敢。”张兰德道，“奴才只是想提醒万岁爷和珍主儿，老佛爷她不喜欢洋玩意儿……”



“混账！”光绪一声暴喝，“朕是皇帝，你是听她的，还是听朕的？皇爸爸就要撤帘归政搬到清漪园去了。她不喜欢的东西，以后这宫里还会多的是——朕还要学洋人，改旧制！”

张兰德哪里料到皇帝会这样大发雷霆，急忙自己掌嘴，念叨：“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”

可是光绪还不解气，抬起脚来直把张兰德踹倒在地，厉声道：“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可恶至极！有胆你就去拨弄是非，看朕取不取你的狗命！”说到这最后一句时，两眼分明是瞪着静芬的，说完了还瞪着，直到珍嫔担心地拽拽他的袖子，他这才哼了一声，去了。

珍嫔紧紧跟在后面，她的太监宫女无不面带幸灾乐祸之色，捧着照相机急急地追了上去。远处的假山边很快又响起了欢快的笑声。

静芬傻呆呆地打着哆嗦，张兰德捂着腰爬起来哼声道：“娘娘，别动怒，奴才陪您回老佛爷去，自有老佛爷给您做主呢……哎哟。”

“别，别……”静芬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“我……头疼，你扶我回去吧。”

她这一头疼，疼了好几天，半步也不出宫门，老远只要听到有人下跪的声音，就能把她吓得直挺挺坐起，一身冷汗。御医来了好几拨，看了半天没瞧出毛病，连荣寿大公主也惊动了，亲来探望——这是恭亲王的爱女，自小在慈禧身边长大，贵为固伦公主，静芬不敢让人吃闭门羹，勉强赔上笑脸。

荣寿大公主就絮絮地与她闲话家常，叫她“不要想家，有什么不称心的事情自管请老佛爷做主”。

静芬只会点头，不会说话。

荣寿大公主道：“老佛爷是疼惜你的，在这宫里自然万事都有她替你看。不过，要在紫禁城里过得舒坦，除了要有老佛爷撑腰外，自己也得会做人。比方这一次，叫太监们闯到景仁宫，搜出照

